

租屋小記—當最後一年才面對台北的魔王題

護理學系四年級 高子晴同學

依稀記得，我曾經在高中同學會中說過「讀台大的好處或許就是不愁住」或諸如此類的話。我也很清楚，大學期間對台北的歸屬感，有一部分或許來自於我暫時不須面對這個城市最不討喜的課題。不過，即便在四年內可以免去讀到一半就得自尋出路的麻煩，到了第五年還是得重抽，對此我沒什麼怨言，畢竟反過來想，若非如此，我當年新生入學時恐怕無法那麼順利入住。

遷出與重抽本身並非意料之外，然而意外確實發生了。當抽保候補序號時，所有人（包含搜尋到的前人資訊）都說我抽到的候補序號肯定能在開學前就住進宿舍，於是我竟天真地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不論是暑期實習、其他工作還是將大包小包搬回家都費了太多心力，當時的我只想稍作喘息，幾乎可說是將此事拋諸腦後。偏偏今年就是不尋常的一年，當時的我怎麼也想不到，就連新生都候補到了一百多號，有不少在開學前都未能入住，又怎麼輪得到我呢。當高枕無憂的安心感逐漸被毫無變化的序號0擾動，一再安慰自己「大家都說……」的鴿鳥最終也只得抬起頭，在開學前一週開始

面對現實。

租房是件大事，有太多須要學習。得虧還有年輕時在台北打拚一段時間的母親耳提面命，否則在看完基本資料後，其他細節諸如其他租客的狀況如何、房東可接受的最短租期為何、垃圾處理問題等，撥出電話後我或許每每就要問漏至少一項，作為一個不喜通話的人，這或許也是我至今電話交流最為頻繁的時期了。

有趣的是，第一位撥通的房東在得知我是台大學生後熟練地問了我的候補序號，然後說了和其他人一模一樣的結論：「你這個候補很快就會排到了耶！真的要租嗎？」

同樣的想法讓我厚著臉皮問了：「如果只租二或三個月，請問可以接受嗎？」而且不只問了她一個。

對於「應該要租什麼樣的住處」這件事，就在諸如此類不斷來回的詢問中蛻變成型。

不過，不論在紙上看起來多麼像樣，電話裡聽起來多麼合適，許多事到了最後仍需要眼見為憑。開學在即，事前資料也已蒐集得差不多，接下來的日子便是北上後在醫院、旅館與看房的路上來回。

旅館多住一天便是燒錢一天，但實習與課業也未留太多時間可以和各個房東約看房，所有對於需求的認識與修正都必須盡可能快狠準。不用多久家人和我就意識到要在醫院附近找到價格在預算內又還不錯的半年內短租難度實在不低，更何況直至那時候補序號仍進展緩慢，即便在估算候補前進的速率後仍然不會改變或許三個月後就有宿舍的判斷，但也很清楚後續狀況不如估計的可能性同樣存在。於是目標自然放寬到一年租期，也得以看見愈來愈符合需求的住所。

對於空間、周遭環境與其他附帶價值，都是在眼見為憑時才更有清晰的概念。回想起來，那段時間雖然時間與金錢的壓力纏身，但所見所聞倒也稱得上趣味橫生，難怪有人說或許拍個《台北房東圖鑑》會比《台北女子圖鑑》更有可看性。

畢竟，若非親眼所見，很難想像刊登時寫著六坪的雅房實際上卻顯然只有兩坪，而房東還理直氣壯地抱怨過去其他人都嫌那間房間太小。返程時除了將這間直接排除在選項之外，也只能讚嘆攝影技術竟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又或者是一切看來都尚能接受的住處，態度友善的房東卻向我們展示了陽台改成的浴廁。雖然偶有耳聞，實際看見還是令人訝異。不過，若非那看起來似乎會有排水問題，這一間本來應該是最

終候選的選項之一，反正房東說可以使用房外的共用衛浴，那還有乾溼分離呢。

如果預算不是無限多，就不可能有完美的選擇。在太舊、太小、人流太混雜等諸如此類的不利條件中，重要性總是得排出順序。一度電多少錢、有沒有電梯等問題，到最後幾乎已經不影響決定；離學校近不近、整體安全性與不能小得無法稍做伸展，則成為重中之重的淘汰依據；至於能否開伙、浴廁有無乾濕分離、有無垃圾代收，就是不強求的加分項。

當金錢的沙漏逐漸見底，儘管並非完全滿意，也總算選定了未來一年的居所。這時竟又有最後一處柳暗花明，頗具戲劇性：聯繫簽約當天，房東告訴我同一棟樓在這兩週內正好空出了另一間，實際看過之後，竟又比原先選定的那間少一些缺點，於是最終決定就這麼定下。

如果這些日子在各條街巷的穿梭是齣戲，至此方可劃上圓滿結局。不過在真實的世界，搬進新居也僅僅只是個開始。

走在時間線上向前，從做出決定的那一刻起，於享受優點的同時，也得承擔其缺陷；同時，過去也依然緊緊與腳下的影子相連。老實說，儘管知道於事無補，也不可能不去想「早知道」，早知道根本

排不到宿舍，或許暑期實習時就能利用假日看房，或許根本不須要將宿舍的東西全都寄到家裡，而是可以分批直接搬進新住處，也或許根本不須要花費幾乎等同於兩個月房租的金額借宿旅館。

如果說開始解決住房的問題是獨立成長的一部分，或許消化這些浮上的心思、試著將其放回身後的影子裡，繼續向前走，同樣也是成長的課題吧。